

技术的进步与建筑流派的演进*

孙俊桥, 郭选昌, 张培颖

(重庆大学 艺术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在应对全球化浪潮,彰显地域特色,抵制“千城一面”的新一轮建筑运动中,作为人性的表达,建筑流派应起到重要作用。在流派与技术此消彼涨的思辨关系上,本文通过对历时性流派理论的梳理分析,认为技术的进步才是健康流派演替发展的深层动因,其实质为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是一种技术与情感需求的动态平衡。并进一步通过对《北京宪章》相关理论的分析运用,认为只有根植于不同文化背景对新技术的地域化表达是未来形成流派从而彰显地域特色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流派; 技术; 演进

中图分类号: TU-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329(2007)04-0031-0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Architectural School and Progresses of Technology

SUN Jun-qiao, GUO Xuan-chang, ZHANG Pei-ying

(College of Art,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n 21st century, a highly developed technical era, in the new turn of architectural movement that focuses on dealing with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revealing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sting “thousands of cities having one face”, the architectural schools should play a vital role as a humanity expression. Actually there is raising this and subsiding that for both the architectural schools and the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This paper made a multi-analysis on the theory about schools, and thought that only the progress in technology that was the impetus to sound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schools. The essence is dependence, that is, a dynamical equilibrium betwee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motional demand.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on ‘Beijing Charter’, it suggests that only the performanc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new technology rooted in different culture that is the decisive factor to form schools rich i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chool; technology; evolution

多少年来,建筑就开始了自己的存在。与其说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在建筑师的手中变化着花样,倒不如说建筑师正在世界的手中变化着花样。由此,建筑流派也就随之而现代化,后现代化,解构……但是,在建筑最本质的层次上,我们正用怀疑的眼光打量这千变万化的建筑万花筒,在我们今天大动干戈尽兴书写的这庞大的现代文明的石头史书中,理论流派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建筑当然离不开对形式的追求,而且最终也将走向美的形式创造。流派作为形式美在某一阶段的“总结性表演”(其兴衰史正是这种创造的历史),其产生和

发展与社会对建筑的需求、物质技术条件以及社会的文艺思潮、纵横向的建筑思潮与成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演进过程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种历时性的内在本质。细数二战后递次流行的现代风格、粗野主义、典雅主义、高技派、后现代、解构以及世纪之交流行于北京的“巨型结构游戏”等,莫不如此。流派的演进发展当然是表达了人(建筑师)在其所描绘的这个世界中的自我价值和文化取向,另一方面也客观反映了技术的影响,但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演替发展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 21世纪的建筑最终将走向何方?

* 收稿日期:2007-02-09

作者简介:孙俊桥(1971-),男,重庆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

1 建筑流派与建筑技术的依存关系

诚然,流派所反映的客观内容是错综复杂而丰富的。它包括时代的面貌、文化意识形态、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第二,材料、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它们的美学表现力;其三,建筑的功能(精神的、物质的)、艺术经济的要求以及气候特点。但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健康流派或风格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它往往会催生形成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产生一系列伟大的作品,历史的发展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回顾一部西洋建筑史,每一个时期的建筑都代表着一种流派趋向和属于那个时期的特定风格,而这种风格和趋向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深深根植于当时的社会技术水平上的。

这种依存关系的第一次表演是在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在伊特鲁里亚和希腊的基础上发展了综合东西方大梁柱和拱券相结合的体系(技术的进步),这一体系有别于古希腊纯柱式构图和结构两方面的单薄,形成了极富对立统一的视觉完整性和结构上的可靠。这种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建筑语言和特定形象频繁地出现在古罗马帝国桥梁、建筑、输水道等城市设施上,形成了古罗马帝国雄浑古朴、庄严大方的建筑风格。

拜占庭是这种依存关系的第二个高峰。它继承了古西亚的砖石拱券,古希腊的古典柱式和古罗马的宏大规模的特点,在技术创新上主要体现在以穹窿复盖立方体空间中创造了帆拱。如此一来,穹顶的支撑便可仅由四个角柱完成(而不必像古罗马建筑那样必须用相应的圆墙去支撑穹顶),技术的进步让穹顶的构造简单可行,当然其使用范围大大地广泛起来。成熟的帆拱技术创造了一系列辉煌夺目的建筑形象,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莫斯科华西里?柏拉仁诺教堂等,人们后来就习惯地把这一时期的由很多穹顶(可爱的小洋葱头)组成的建筑形象称为拜占庭风格。

哥特建筑是由技术进步引起风格变化的又一例。为改变罗马风教堂拱顶、墙垣厚重,内部空间狭小昏暗的状况,法国的工匠们在实践中发明了飞扶壁、二圆心的尖拱、尖券、骨架券等一系列新的结构方式,特别是飞扶壁的出现是哥特建筑在结构上的一大创造。由此,哥特教堂无论内外都体现一种不同以往的风格:哥特建筑的内部裸露着近似柜架式的结构,窗子占满了支柱之间的整个面积,而支柱又全由垂直线组成,筋骨嶙峋,几乎没有墙面。雕刻、壁面之类无所附丽,极其峻峭清冷,符合教会否定物质世界,宣扬“纯洁的”精神生活的虚伪说教;而其外观,尖券、尖塔、垂直向上的束柱、飞扶壁和小尖塔等成为哥特教堂建筑构图的母题,

形成那一时期的特色,并创造了许多优美的建筑,如巴黎圣母院等。

在走过了文艺复兴(新兴的资本主义为同封建权贵进行斗争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的一场革命,其流派风格的形成是斗争的需要,而非技术的孵化)、折衷主义、复古思潮的彷徨期后,流派与技术的依存关系终于迎来了它的第四个高峰——芝加哥学派。

路斯的“装饰就是罪恶”吹响了新时代建筑来临的号角,技术的进步也使人类走到了现代文明的门槛。随着工业文明的来临,大量机械设备(如采暖、照明、动力)、电梯以及新材料的广泛使用,使旧的建筑形式已不合时宜,在“形式追随功能”的口号下,新一代的建筑精英们(如沙利文、荷拉伯特、罗许等)摒弃了折衷主义按传统历史样式设计、不考虑功能特点的做法,而采用由内而外的设计思路,先考虑功能,再进行外立面设计。技术革新的要求,实事求是的设计思路使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呈现出一种完全崭新的,符合技术发展规律及其特征的面貌,完成了一次革命。

作为技术与流派相互依存关系的第四个高峰,芝加哥学派并非总结性的表演,而是由包豪斯完成了这最后一击。包豪斯风格已将新技术下的现代派建筑拿捏得淋漓尽致。在抛弃了繁琐的装饰后,包豪斯注重发挥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本身的形式美,讲求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搭配效果,发展了灵活多样的非对称构图手法,通过这些努力,包豪斯把建筑带过了现代主义的门槛,使新的“技术实现了它的真正使命”,并使包豪斯风格“升华为艺术”。

从以上几个例证可以看出,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催生一种新的、健康的流派及风格,而这种健康的流派和风格所形成的建筑个体也将成为人类文化不朽的见证。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现在的建筑艺术每几十年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则每每是由技术的进步促成的。

2 建筑流派美学在建筑技术中得到升华

二战后至20世纪末,建筑流派陷入了动荡、彷徨。各种流派的实质是基于不同的文化理念而对技术的诠释或补充,是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五光十色的美学繁殖。

密斯风格的代表人物密斯·凡·德·罗潜心研究他的钢和玻璃的方盒子,秉承“当技术实现了它真正的使命,它就升华为艺术”的思路,将美学、力学、施工等精细地揉合在他的建筑中,终成一派。这种流派实质代表了建筑美学对技术构造精细的追求。

粗野主义的美学根源实质是发扬包豪斯学派中对

材料和结构的“真实”表现,一种技术的夸张化表演。而以雅马萨奇和斯东为代表的典雅主义的美学根源则是致力于运用传统美学法则来使现代的材料和结构产生规整、端庄与典雅的庄严感。所谓“传统美学法则”就是建筑语言,这种语言对斯东而言是“镀金柱廊,白色漏窗幕墙”,广泛地运用于他的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美国馆等。而这种语言对雅马萨奇而言则是用尖璇来体现他“亲切与文雅”的建筑,尖璇被雅马萨奇作为一种商标广泛地贴在他的作品上,如1964年西雅图世博会科学馆、纽约世贸大厦等。如果属于“技术夸张”的粗野主义在追求超乎直率的技术表达中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典雅主义则蜕变成一个个空洞的记忆符号、美学外衣而成了技术的寄生虫。

讲究“人情”与地方性的倾向,讲求“个性”与“象征”的倾向这两个流派也分别是技术在美学差异和地方文化以及气候等方面的表达。

80年代中期,带着对现代主义的厌倦和反叛,后现代主义来到了前台。对于现代主义条理分明、逻辑严谨的“清教徒”式外观,后现代派主张采用“隐喻”、“象征”、“符号”等手法来突破呆板单调的纯技术、不顾及情感的现代派外观表达。其理论和一些成功的作品也为当时广泛争论的“建筑将往何处去”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稍后的解构主义,以屈米和埃森曼为代表的这一派建筑师尝试用语言学的思路来引领另一个新的建筑方向,但建筑学毕竟不是纯艺术,在技术和人们习惯的心理行为模式制约下,空泛的哲学概念对建筑流派的形成发展及稳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实际上,在拉·维莱特公园和韦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两个代表作品之后,解构主义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高技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建筑师对技术的崇拜和依赖。随着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广泛使用,建筑师们已不满足于将现代文明的成果掩盖在钢筋混凝土的外衣下,而要直观地表达技术本身的美。如罗杰斯和皮亚诺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尖锐的设计理念和纯技术化的外观表达颠覆了人们长期形成的美学观念。技术管线、交通组织的暴露成全了用于展览目的庞大的内部空间,惊世骇俗的外观与其符合功能需求的内部格局相得益彰,整个设计手法虽不尽成熟,甚至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亦代表了技术革新下展览建筑的一种健康的发展趋势。但90年代初以石井和宏等青年建筑师为代表的“机器美学”派又走向另一个符号极端,机器零件式的外立面并没有否定其功能至上的内容,“机器零件”作为一种美学符号只是技术的

寄生而已,符号式的外观具象且尺度巨大,显得矫揉造作,格调不高。

世纪之交流行于北京的“巨型结构游戏”,是一种技术膨胀化表达的极致。怪诞的建筑造型颠覆了人们心中传统的审美原则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且不论这种“北京游戏”将把技术与美学之辩引向何方,但值得思考的是: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技术已经把建筑学领域带入了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自由王国”,面对这柄“双刃剑”,是选择让技术“能为而必为之”还是“能为而有所不为”?在展示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该如何兼顾人类自身的情感表达?如何做到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显然,这些“游戏”类建筑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央视新楼等建筑是一种没有设定或刻意回避游戏规则的结果,在满足了经济建设取得巨大发展的虚荣背后却掩盖了许多无法回避的技术矛盾以及我们年复一年必将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炫耀新奇的“记功碑”,这些建筑不能、不该也无力代表或引领在新世纪初的新一轮健康的建筑流派或风格!

3 新技术的地域化表达对建筑流派的催生

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媒体技术及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建筑设计领域,虚拟现实、可视化技术、仿真技术应用于设计,互联网强大的数据库支撑,使得资料的采集和信息的交流易如反掌。而这些技术发展的结果必将使人们的思维模式趋向一致,流派之间越来越没有界限。同时,这些技术的采用导致新一轮的“集仿主义”,就如同上世纪初摄影和考古的发达导致折衷主义一样(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像那个年代了),世界各地的新奇建筑式样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进行“集仿”。由此形成的结果是,人们仿佛淡忘了对流派的热衷与争论,流派仿佛也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全球化的来临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技术的膨胀泛滥逐渐模糊了地区差异,城市特色消失,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更有观点认为,流派是包袱,我们应该“淡化风格和流派”,兼收并蓄、自由地表现建筑。难道流派真的该寿终正寝了吗?技术可以不顾人的情感而无所顾及的自我表达吗?

不然!标志着东方整体思维在新世纪伟大复兴的《北京宪章》指出:“技术的发展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并进一步说明:“只有把技术功能主义的内涵加以扩展,使其甚至覆盖心理领域,它才有可能正确的。这是实现建筑人性化的唯一途径”(阿尔瓦·阿尔托)。这些理论皆表达了技术的发展必须与情感的需求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观点。在另一个层面上,《北京宪章》

亦认为：“建筑学是地区的产物，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区建筑学只是地区历史的产物。恰恰相反，地区建筑学更与地区的未来相连…”，这两段论述的含义明确：为实现人性化的建筑，达到技术与情感的动态平衡，不同区域的建筑形式（流派）的形成，在享受技术发展的同时，更应顾及当地的文脉，文脉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包括当地的历史，也包括它的未来。当然，地区文脉表达也就是地域精神的再现。

由此可得出结论是：未来流派的形成依赖技术的地域化表达倾向，或者说根植于不同文化背景对新技术的地域化表达是未来形成流派的主要因素。

每个人类群体都是在各自特定的区域条件下进行文化创造的，他们的精神、欲望在历史的道路上凝结，于是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不仅表现了各种群体独特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了他们不同的人生意向和对文化的独特理解。而且世世代代共同居住在某一地域的民族，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这些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人类的每一个群体总是表现出特定的地域文化，即便在地球日益“缩小”的今天，地域文化的隔阂仍然消除不了。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共享全球先进的建筑技术，并可通过“技术殖民”的方式扩展到每一个不发达的城市乡村，而地域的差异则是现实存在的，《北

京宪章》也在强调这种差异性，因此，未来的流派则根植于这两者的结合，即用地域文化的差异来表达共同的、不断发展的新技术。

不同的民族在各自文化环境的熏陶下会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特征。这就是传统中看不见的东西——地域文化内涵。只有深入地研究各民族行为的地域化特征，把握各种文化的生活内涵，空间行为，沿着它去探索创新，才能在深层面上继承并发扬建筑流派，使建筑流派深深地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土壤中。

参考文献：

- [1] 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 [2] 同济大学.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 [3] 吴良镛. 北京宪章[J]. 建筑学报, 1999, (4): 3-5.
- [4] 吴良镛. 最尖锐的矛盾与最优越的机遇[J]. 建筑学报, 2004, (1): 18-20.
- [5] 宋春华. 平心持正、静观反思[J]. 建筑学报, 2005, (5): 14-17.
- [6] 宋春华. 首善之区、历史文化名城与国际大都市的相依共生[J]. 建筑学报, 2004, (7): 1-4.
- [7] 徐洪涛. 技艺交融—谈当代建筑创作中的结构表现[J].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7, (2): 43-47.

(编辑 胡 玲)